

歷代 日記叢鈔



學苑出版社

歷
代
日
記
叢
鈔

第九四冊

初九日晴

得晏圖書

初十日晴

得八弟書知十二至富陽視事

十一日雨

曝氏來必即去以西洋漫行寄樂山

十二日雨止放晴

聞人連日病余亦臂効無慘信步至容氏屢略語即返聞蘇
詩二冊

閏十月已

辛卯下

三三 豐潤張氏澗

十三日晴

閱蘇詩稍有悟入處

坡詩目錢唐壯從筆人皆知然放筆為直幹不足盡坡之妙也試
玩其汪洋中之渾蓄乃知海之大無所不有請更續之曰自黃州始敘筆
如子由自南都來別開一即云天子自逐客尚能展楚田一字一為字何等
曲折沈痛過誰為蒼雪亡之肝肺鐵石便淺乃云稍表不見少少事男
俠相校艱難中肝肺必鐵石天以小而安俠之見子尚能耐此艱難
何況於我以銷陰壯征而無其迹者宜思阮海棠云自知解了愛松
風會棟霜林結茅舍止拓止筵便覺咫尺萬里視他手規目睫

者相見士霄壤矣更於臨別黃州一律及夜行武昌山因黃州落角
兩詩參上兩合動道節短韵長而謂篇懷龍愁為余交先生目
道其詩境也更於岐亭五首參之分觀則一首若具一義合觀則
五首同具一義六五五首之中萬家潯潯深峰複互結三白雲堂
淨掃地虛白道可集非結岐亭乃結束黃州一案猶之以於游寺
絕冠平生結束海上一案也蓋統觀坡詩則一首之中忽縱忽收
分觀坡詩則一生之中幾縱幾收于其道則用行舍藏于其時
則神收規矩世人但知平縱不收平收止且但喜其縱不收其
收豈徒皮相乎此真是自墮野狐禪耳

間下月已

辛卯下

三四 豐潤張氏湖

十四日夜急雨一陣甚快

後八弟書閱蘇詩竟日因取蘇集置案頭擬披覽一遍也

老蘇堅悍其文雖坡不能掩之所謂子雖齊莊不先父食也子由奏
議獨絕其他文往不及此作和陶詩序從坡公改定後覽原作
有無限文詞若氣在以爲附坡固却其之於齊晉即以此論亦於
其作前論以齊強魯弱齊未亡而魯亡此商周以宋人見夫商言
祀周八百年周祚固長商祚之豈曰謂之短促且豈聖王居空作武
丁國中興而付之世而尚未失天子之威命時豈固空東遷以後所能
以方者後世與其爲周不亦爲商明矣則頗瀆此論可廢唐之失

內有宦官外有藩鎮藩鎮之禍至五代而止宋亦以兵弑天子得
禪以篡豈以為然而乃以藩鎮限制宦官為其弊由府兵在
外夫元唐中葉之弊府兵在外固屬之藩鎮府兵在內二屬之宦
官耳其魁柄下移則進而極唐之弊則由在唐代之為宦官
所利使宿將功臣同遭猜忌而藩鎮之弊已開不徒此立論
而後就其迹以議之六何為哉規之意位使守府僅存即
以為正統尚在而校第在有天子之在而於天子之柄漢然不啻
與商禰同一隔膜吾以為東周之存不啻商之亡唐之患在
藩鎮實生宦官

淵子日記

于軒堂石影

願濱目東坡歿後其人若存若亡豈所謂患子既歿去無以爲質耶
 然晚節優游上願能自適觀其第其某諸作一種冲和淡遠之政
 目是得力黃老之政雖類率不害其佳其題東坡遺墨後曰懷
 然目一家實乃何人爭多難晚流落歸來分死生全目之性中流
 霞若服藥訂云入口解鳴初未熟依頭咀唯不容世乃似道士訣又有
 那吒詩云佛知其是難教後實塔金父親手舉乃似小說盲詞不
 解何以粗惡若此雖曰文游雅識面文字只存詩而因避禍養晦
 之故不世詩也作詩等是百以自傷其品自依其律石可也東坡決
 無以等敗筆矣

十五日晴

檢舊笥得奏稿數通皆甲申三月易置政府後所上以疏述臣臣而最
然歎以隻手挽回內外大局非

聖慈在上必不令夫感喟久之晚作伯平一書燈下閱坡集一卷

姜伯約傳陳壽責其翫眾蹟旅明斷不周案伯約以臣之蜀
屢擾以鮮滅非勝算然亦時之蜀進取固止退守上亡不足責
伯約其失在放使降會所疑於臣臣節不完者以此案而不思臣之
故曰明斷不周身裝世期以為若金魏將皆死矣才在維手殺會
以蜀不難後使田單之計解臣臣不會以可謂之愚闇哉以說臣臣

閏下巳

辛卯下

三六 豐潤張氏澗

為維原然禮之鍾會得屢官已用置益州諸曹中乃十五日車
朝烈軍兵與諸軍兵鼓譟赴城乃十日車時方洽維鑑仗也呼
三日中會因疏開維亦未能撲擊以故倉卒之際與會俱死使
其放仗之時預為籌策設問計何不祇藏甲仗死士以為上備及臨時
又遲速賴會命是雖未信不能用會而祇用維耳且幸而艾
會得鮮卑有此一舉即不卒而死人怪曰原惟志萬一艾
會同心凱旋復生非隨何面自見涼州丈夫乎故不
當降而降阮夫身壯壯而備而不備又失計於降胡斯亦固以之
謂也必與其倉卒遇胡烈之文不為慷慨鼓譟而致身

十六日雨

劉獻夫李蒼臣范肯堂衛達三約米得都下書接桂電晏姪於初九日舉子

姚姬傳有賈生明申商論一篇其略云申商明君臣之分審名實使吏奉法令而度數可循守雖賢人作豈能廢其說並使述以於策武之時則與慶烈風而進建者何異惟文帝仁厚而所不足者在法制故賈生勸之立君臣等上下法制定則天下安以皆申商之長也申商之短在刻薄傳賈生之智足以知文帝必不為申商之刻特慮其能用其長耳余謂上天資國傳矣提殺吳太子於嬖戲疏張

月十一日

辛卯下

三

豐潤張氏澗

釋之而誅周亞夫其實如此而鼂錯又以中商進之何怪有吳楚之
難云余案姚氏之所見何淺也漢文治在黃老寬好刑名即位
之時盡誅忠帝諸子以為皆臣庶族以威迫於乎勅其後淮南王
徙嚴道降侯王下情空疑忌城陽濟北之何嘗不刻薄寡恩乎
賈生本儒家所請改正朔諸事本有志於潤色太平而其苦從
李斯吳公者則不免偏於虐政又微觀帝之意旨故治安諸策
參用管子申子而痛貶商君治秦以管商之分即賈鼂之分太
史公云賈生鼂錯以中商者以賈屬中以鼂屬商而姚氏潤而
一之無非事後論人之臆何足以白文帝賈生之微哉

十七日晴

葉九來 吳范

金石錄補有唐薛稷蘭亭敘云唐搢紳亭家少

而薛本不甚著晉江曾宣清收藏李後主御庫墨帖有薛

搢臣武本為墨池水鑑諸家係筆鈎勒失其神理以本乃曾氏

從真迹上石稍可想其行筆遺意蓋稷為褚河南甥絕類

同州羅教而精聲過之所謂何無忌酷似其舅者耶述老賦

云少祿師褚著華邵係非虛語也案舊唐書云稷外祖魏徵

家多有虞褚舊跡稷銳意模仿當時無及之者若稷為褚

甥何不云多成其舅褚遂良舊迹耶恐九來誤也

見黃跋亦有以
說張汝為久矣

同帖有褚與薛二侍中
字稱舅疑亦偽迹不口與
史早審

閏下月巳

辛卯下

三八

豐潤張氏瀾

十日晴

晚顧皞民來

余竊意惠平農之學而不得見其文也偶得國朝文選本睹其王
安石論溫公論兩首有愛獲我二者其論荆公也曰熙寧間皆可行之
法安石非行法之人又自謂身進而韓魏公富鄭公已退於引陰彼
傾側之人以自輔謂當剛以自強和以接物其論溫公也曰其始安石
激之以怒眾其既溫公矯之以悅眾而章惇蔡卞之徒遂假之以亂
眾於乎激成乎矯平乎亂激与矯皆非也東坡嘗言昔之君子惟
荆是從今之君子惟溫是隨二公既負盛名而在右附和之人實

眾人徒見荆公之法呂曾為其爪牙而不知溫公上明下流為洛黨
其氣節亦復不少賢皆有理無情迂執見即元祐之末政事
已勢何待紹聖乎山谷屢以人才色新舊為言而不知才則決不
宜調停然則決不宜不調停溫公創為以母改子之說則惇亦
之徒自必創為以子述父之說其時宣仁已屬喪年溫中均
為舊老豈得不謀法慮遠而後始不可知之天曰必無
是事乎以東坡之明日堯夫之婉曲而差後一事尚不能入則
之與荆公之堅僻何異乎農謂二十六年而法三變病日益深
誠曰此宋治亂之要也余頗欲作熙寧元祐用人行政得失論

間于日已

辛卯下

三元 豐潤張氏潤

言

于州堂石影

一篇侯之異自而略發其端於此

十九日晴

馬植軒來

讀孟縣王松村

璠字石和康
與西成進士

韓獻子記目及公孫幹四程嬰存趙孤

之事為詳攷之

魯曾煜

字啟人號秋塍浙江會稽人
康熙辛丑恩貢士有秋塍集

屠岸賈論云屠岸賈以趙

盾弑靈公一旦執邦憲急治靈公之賊以朝娶趙成公女恐其不

肯滅趙累故不肯而誅及趙孤既立屠岸賈及族人駢首就戮

甘之如飴其人能行春秋三傳執大義死其宜者也

梁玉繩史記志疑云下官之事左疏及史通申左並以史為謬後儒歷
輯其誣劉向采入說苑後思新序節士不更據也攷晉成三年
為晉景十二年稟書始代趙胡時下軍胡前卒矣成八年為晉景
十七年世曰云景三年穀胡同指嬰齊乎趙氏家亂何因於國若果
詐賊則當其時不能治述十年之久改更殊於子若弟哉飾厥陳
賈不勝異以不告景公而但令趙胡趣止而待乎且後乎趙武從母畜
公寔言胡卒而歸七年武之生賴幼子歲止按曰言是遺腹而或
索官中或匿山中乎且孤兒廢官中客何計以出哉左傳請之
趙後即在晉景十七年因之年景公平好曰吾居十五年同公病景謀

閏下月已

辛卯下

四十 豐潤張氏瀾